

名家讲堂

文学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写作者



周国平,男,汉族,1945年生于上海,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学者、作家、哲学研究者。著有《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尼采与形而上学》,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安静》《善良丰富高贵》,纪实作品《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偶尔远行》,随感集《人与永恒》《风中的纸屑》,诗集《忧伤的情欲》,以及《人生哲思录》等,译有《尼采美学文选》《尼采诗集》等。

周国平

写作者要有自己的眼光

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找到仅仅属于自己的眼光。没有这个眼光,写一辈子也没有作品,世界再美丽再富饶也是别人的。有了这个眼光,就可以用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他发现了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新大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世界,否则无权称为作家。任何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基本境况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要创新,不要标新。标新是伪造你所没有的东西,创新则是去发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每个人都有太多的东西尚未被自己发现,创新之路无比宽广。一切伟大的作品在本质上是永远未完成的,它们的诞生仅是它们生命的开始,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它们仍在世世代代读者心中和在文化史上继续生长,不断被重新解释,成为人类永久的精神财富。一切优秀的艺术家都具有一种日记意识,他们的每一件作品都是日记中的一页,日记成为一种尺度,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要写进日记,凡是不屑写进日记的东西都没有价值。他们不肯委屈自己去制作自己不愿保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对别人也有了价值。

作品赏析:散文

谢金星

岁月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于我而言,其中最温馨的一朵浪花,是我与母亲的一次相拥。那是1993年的9月的一天,怀揣着对文学梦的执着与炽热追寻,我满怀憧憬地来到了北京鲁迅文学院,开启了求学之旅。那时的我,年仅23岁,生平第一次告别熟悉的家乡,辞别了亲爱的母亲。我年少而敏感的心灵,第一次如此深刻地领略到背井离乡的苦涩滋味。每当夜晚来临,母亲的笑容、母亲的唠叨,那些曾经觉得平常的事情,都成了我心中最渴望的温暖。

于是,在某个星期六的静谧夜晚,我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开往石家庄的列车。火车在夜色中缓缓前行,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声音仿佛是一首单调的摇篮曲,却无法安抚我躁动的心。那时,从北京到石家庄的这趟列车大概需要慢悠悠地行驶七八个小时。当我抵达石家庄站时,四周一片寂静,约莫已是星期日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此时,公交车尚未开始一天的运行,而我又实在不舍得花费钱财去搭乘出租车。

出站后,我便背着略显沉重的行囊,拖着疲惫的脚步朝着二十余里之外的家走去。每一步都像是灌了铅,脚底磨出了泡隐隐作痛,肩膀被背包勒得麻木。但想到即将见到母亲,我心中又充满了力量。当我终于走到家时,天开始蒙蒙亮。我小心翼翼地掏出钥匙,轻轻转动门锁,生怕吵醒还在睡梦中的母亲。当我推开门时,母亲恰好从家里往外走。当我望见日夜思念的母亲的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猛地撞击

好的作者在写作上一定是自私的,他绝不肯仅仅付出,他要求每一次付出同时也是收获。

人们看见他把一个句子、一本书给予这个世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往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又放进了一些可靠的财富。

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凡是我所不屑于放进自己的精神仓库里去的东西,我就坚决不写,不管它们能给我换来怎样的外在利益。

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

写自己是无可指摘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每个作家都是在写自己。不过,这个自己有深浅宽窄之分,写出来的结果也就大不一样。

我相信一个作家只要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他写作时就不避免地会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也就是说,他所表达的最基本的精神内涵确实是属于他的,是他从生活中感悟到的。

但是,在多数情形下,具体的生活经历只构成他的写作的背景,而不是直接的题材。只有蹩脚作家才热衷于在作品中抖落自己的履历、隐私和琐事。

文字可以模仿,思想不可以

可以剽窃词句和文章,但无法偷思想。一个思想,如果你不懂,无论你怎样抄袭那些用来表达它的词句,它仍然不属于你。当然,如果你真正懂,那么它的确也是属于你的,不存在剽窃的问题。

一个人可以模仿苏格拉底的口气说话,却不可能靠模仿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家。倘若有一个,他始终用苏格拉底的方式思考问题,那么,我们理应承认他是一个思想家,甚至就是苏格拉底,而不仅仅是一个模仿者。

一个有灵魂的业余写作者远比那些没有灵魂的专业作家更加属于文学。文学接纳一切有灵魂的写作者,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拒绝一切没有灵魂的伪写作者,也不问写作是否他的职业。

一个作品如果对于作者自己没有精神上的价值,它对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可能具有这种价值。自救是任何一种方式的救世的前提,如果没有自救的觉悟,救世的雄心就只能是虚荣心、功名心和野心。

是否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一个真理,这不只是表达的问题,而且决定了说出的是不是真理。

世上也许有共同的真理,但它只存在于一个个具体的人用心灵感受到的特殊的真理之中。

那些不拥有自己的特殊真理的人,无论他们怎样重复所谓共同的真理,说出的始终是空洞的言辞而不是真理。

第一次拥抱

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如海浪般在心中澎湃,我迫不及待地扔下行李,张开双臂,用尽全身力气紧紧地拥抱母亲。母亲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脸上满是惊愕的表情,待她看清是我之后,那满是惊喜的眼神中又多了几分疼惜,她也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仿佛要把我揉进她的身体里一般。那一刻,世界仿佛只剩下我和母亲,我们的心跳声交织在一起,奏出了一曲最动人的乐章。我感受着母亲怀抱的温暖,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安心。母亲身上熟悉的气息,那是家的味道,让我沉醉其中。我们就这样相拥着,不知过了多久,仿佛时间已经停止,只有我们的爱在此刻永恒。

这是我第一次拥抱母亲,也是最后一次,只因后来那平淡如水的日常生活琐碎渐渐消磨了心中的激情,再加上我自己本就性格内向,拥抱母亲竟觉得有些难为情。于是,逐渐长大的我,再也没有过这般激情澎湃地去拥抱母亲的亲昵举动了。

如今,每当回忆起那个清晨与母亲的相拥,我心中总是涌起一股暖流。

一位游子,因孤独无人倾诉,只好在周末悄悄跑回家。他害怕惊扰睡梦中的母亲,自己用钥匙打开房门。一是作者体谅母亲;二是作者离家不久,还保留着家门钥匙,还能准确地找到这把钥匙开门,或者是作者离家较久,但仍特意保留家门钥匙。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体现了作者对家的眷恋。我们写稿,有时就要从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上,悄悄打动读者。(点评 武瑞春)

作品赏析:诗歌

寒雨落

阎晓文

打湿了片片黄的红的落叶
惊醒了生活的梦
送来一半冷,一半热
心里从容、宁静、淡泊

也漂白了芦苇的头发
阅尽春秋的脸色
经受风雨的抽打
起伏着沧桑却不是萧瑟

麦苗于田野昂首
支棱起耳朵聆听寒雨的呢喃
碧绿油油,生机勃勃

菊花含香,金光闪闪
露出季节的娇羞
与雨交织成最后的欢歌

谁的生活,不是一半收获一半失去。得到便知足,失去便自省。季节深处的含羞,因为一朵花,因为一场雨,因为一场别离,都会让我们的诗人,那么心动。如果感动了,就请拿起你的笔,去记录一下我们时光里的故乡。

(点评 凡音)

为了

小玉

为了获得果实
我们穿越整个青涩的盛夏

为了写下优美诗行
我们放弃一切冗长的字符

为了拥抱浩瀚星空
我们穿越整个大陆
在高原之巅
星辰
像暴雨般敲击我们的眼帘

为了寻找船歌
我们顺流而下
穿越冰川森林峡谷
直到峭壁悬崖
飞跃而下
在谷底
歌声深邃悠扬

为了牵恋人的手
女郎穿越所有怀抱
少年在成群的骏马间穿梭
身飘青草味

一切“为了”都是美好的“果”,而所有的过程,是令心颤动的“因”。所以,生命的足迹才如此让人魂牵梦绕,成长的经历才如此让人怦然心动。这首清纯、简单的小诗,没有刻意渲染,却有入木三分的张力。(点评 李洁夫)



扫描二维码加“燕赵晚报”
公众号发送“培训”报名。

文学培训招生邮箱
715093303@qq.com